



高干病房

高干病房

◎星期天的医院，与其说是假日倒不如说是病人的接待日，尤其是对有权有势的病号。一大早刘于祖刘厅长就开始接待探视的『亲朋好友』，一直到中午还是一拨未走一拨又到……人啊人，活到这份上也够他妈的悲哀的。

海容◎著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

海容◎著

高干病房

高干病房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干病房/海容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06
ISBN 7-80185-629-5

I. 高… II. 海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1976 号

高 干 病 房

海 容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zgjccbs.com)

电子邮箱: zgjccbs@vip.sina.com

电 话: (010)68650024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50029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6 开

印 张: 20.5 印张

字 数: 307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5-629-5/D·1605

定 价: 29.8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目录

1 > 机关英雄.....	1
2 > 县长千金.....	35
3 > 高干病房.....	53
4 > 权宜之计.....	87
5 > 纪检书记.....	110
6 > 人间天堂.....	130
7 > 运筹之界.....	158
8 > 远山无语.....	218
9 > 爱连心.....	240
10 > 选举轶事.....	260
后 记.....	320

机关英雄

鲁大忠，鲁副主任的酒杯在手上捻了半天，也未举到嘴边。酒杯是透明的，酒是透明的，只是这酒，有点辣，土豆丝有点麻，唉，这人嘛，也有点太那个。

“灌！灌！就会在家里灌。那马尿，是命？是灵丹妙药？看看谁像你？混了这么多年才混了个副的，二十三年没提，为啥？你搞女人了？贪污了？囊熊！”

女人心里窝火，虽是气话，可话中有话。鲁副主任眼睛盯着酒杯：不在家灌，难道跑领导家灌？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一仰脖子把手中的酒喝了下去，那酒凉丝丝麻酥酥像一条小蛇似的钻进了肚里，不久那凉味就开始热乎起来。就开始在肚里躁动开来，以后就由肚里波及全身，再以后浑身就开始发软，大脑也开始发木，鲁大忠要的就是这味，就是这感觉。妈×，无事跑领导家里干啥咧，人家说不定拉拉长脸，他鲁大忠就毬也不是了。鲁大忠也斜着酒杯，小肖凭什么当了局长？马小河原来是打开水的，现在也爬到了厅级干部，你说这邪乎吧？女人发火，这能怨她吗？他鲁大忠二十几年未动，是为了啥？能力？水平？

鲁大忠，鲁副主任拿起酒瓶，哗哗啦啦又倒了一杯。

“还灌？”女人投过来厌恶的一目，一甩手独自进里屋睡了。

鲁大忠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举起的酒杯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猛地一仰脖子喝了下去，那清亮的酒实在诱人。鲁大忠倒，再倒；喝，再喝。屋子开始晃起来，墙上的画也开始动起来，特别是那画中的女人，眼睛怪馋人的。妈×，再好看你也是看货。鲁大忠啐了一口，他想起女人，女人是要哄的，当年他不是哄她笑，哄她高兴，人家一个十九岁的大姑娘能活鲜鲜地钻到你的被窝里？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他不知怎么就轻飘飘地上了床，并且凑近了女人那丰腴的肌肤。



“去，臭气冲天。”女人一翻身给了个冷背。

鲁大忠小心地扳了扳女人的肩膀。

“扳啥？灌够了马尿又要折腾啥？你看看谁像你？大大小小的谁不向领导家跑，就你……”女人又甩过来一串话。

“跑，跑！跑顶个毬用？我鲁大忠是下三赖？是专会溜尻子舔大蛋的货？”鲁大忠猛地一抱腕也学着女人样，来了个背对背。他想起刚才墙上那女人诱人的媚眼，并轻飘飘地随那女人走了，走进了一片迷人的，又是恼人、烦人的天地。……

1

窗外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的。雨丝是斜的，像谁织起的网。天边闪着亮光，弯弯曲曲像谁家孩子拉下的长虫虫。

雨滴砸在水里，弹起一个个锥形的小柱，水是清的，流得很快，一个个小水柱随着流水瞬息即逝。几只鸭子被雨滴砸得伸着长脖子，呱呱乱叫，拼命地向那片草滩逆水上游，并不时被水流冲下来，急得再呱呱乱叫，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往上冲。一只灰色的麻母鸭跟在一一只白色的公鸭后面，沙哑着嗓子不时用嘴啄啄白鸭的屁股仰天长叫。那白鸭有点毛躁，有点想显示一下雄性的力量，拍打着翅膀呱呱地横着身子向上冲。那片蒲草滩上已经有几只鸭子在喇喇喇地抖身上的水了，油绿油绿的香蒲已被雨水砸得弯下了腰。

这是机关楼前惟一能展示生命的场所，它从哪流来，又流向哪里？谁也没有考证过，谁也没去踏勘过。偶尔几声鸭叫，能给这沉闷闷的大楼增加一点生气，抑或给同僚们增加一点话题也算不错了。

小溪的水涨起来，完全变成了白色，浑浑浩浩，汪洋恣肆，把岸边几束青草刮得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。鸭们龟缩着，瞪着溜圆的眼睛看着被浊流挤得越来越窄的清流，油绿般的蒲叶尖滴滴嗒嗒把一颗颗豆粒般的水滴砸在鸭背上。

天越来越暗，雨越来越大，水越来越浑。

“妈的，早不下晚不下，快下班了，尿起来了。”鲁副主任看

得眼有点发涩，有点昏暗。他本想等待那片草滩被浊流全淹了再抽身，无奈天色暗得厉害。机关一天无事不就是等着下班吗？他用铅笔捣了捣那盆老不开花的马蹄莲：“妈的，光长叶子，不开花。”他走到门口拉亮了灯，看看表已过六点，“鬼天，老尿不完。”

“骂谁呢？这么大气？”

他没注意到陈丙柱陈主任不知啥时进了屋里。“杀两盘，今天回去不用写检查，嘻嘻嘻。”陈主任腆着肚子，一边拿棋一边指指窗外的雨丝丝，“你们鲁西南口头语爱带奶奶的，你怎么总骂妈的，把祖宗也丢了？”

“出来快四十年了，乡音再难改也改了。”鲁副主任眼睛盯着棋说。

“怎么样？小乔最近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在这个机关里，陈丙柱可算是他的知己。他们是同一年一起从部队转到地方的，当时都是营级，在转业时部队照顾给了个副团，到地方两人又同时分到了这个办公楼里，云来雾去，二十三年，这机关的头儿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他俩凭着那几身黄军装在历次运动中还算平安。据说是市上一号头提的名，陈才补了个主任。这几年小青年上得多，能够谈几句的人越来越少，他们俩倒接触多了。

鲁副主任觉得对方的棋下得很玄，马走直线，象过河，老师直接出征，全盘棋子都在动，像电子游戏机，自动地进行排列组合，“妈×，这下的哪门棋？”鲁大忠有点烦躁，“喂喂，你的象怎么飞起我的老师了？”

“这叫新式下法，懂吗？新式——现在讲改革，棋也得改革改革嘛，老那么几步，没劲！”陈丙柱黑红着脸，一边蹭着棋子一边盯着棋盘说。

鲁副主任觉得好笑，新式下法，他怎么不知道？象飞老师这成吗？

“你得好好学学，”陈丙柱拍拍手掏出烟，脸对着窗外，“乖乖，这雨恁大，怕要发水了？”陈丙柱吸了口烟，火头红红的一片，“知道吗？新招又来了，听说最近要成立个ZKJ，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，头们还在考虑人选。”



“这么说，是不破先立了？”

“就是，要拆庙还得先建庙。”

“请神容易，怕送神难啊！”

“不难。这个神一旦政改完了，人大或政协一安排升个半格就得了，弄得好，被领导看上，升个实职也不一定呢！来，再摆一盘。这象飞过河的好处，是全员出动，全体动手，人多士气大。”

棋子在陈丙柱手中弄得啪啪响，个越来越大，陈的手也越来越大。鲁大忠，鲁副主任看得有点目瞪口呆，有点惊诧不已。

“老弟，难啊！想法不错，热情蛮好，可是具体事不好办啊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想想，庙在神在，庙不在神往哪儿送？那些老头子会轻易退吗？退了，儿子、孙子怎么安排？房子怎么多要？五十来岁的人退下来干什么？”

“可是，现在人浮于事，机构重迭，不改不行啊！”

“改？就看马王爷有没有三只眼了，这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谁持这把斧子也得掂量掂量分量。”

“你认为这个主任谁当最合适？”

“将！谁干都一样，你、我都可以干，这是个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，全靠市上头头发话，这上边不发话，你再急也是干蛋！将！不过，别小看这个 ZKJ，可是个晋升的好窝子。什么改革不改革的，现在能捞谁不在捞？什么为人民服务，那是糊弄老百姓的话，本官要的是实惠！”

“跳马！哎呀，你的象怎么也将起军了？唉，我说，你觉得咱机关里谁是 ZKJ 的人选？”

“这难说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标准。论德，论才，我看你最合适，你的资历、年龄、能力，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正直与认真，这是谁都赶不上的。不过，要说关系嘛，你就不行了。我指的是决策人——这儿。”陈丙柱向自己的头上指指。

鲁大忠拿棋的手停在了半空，他没想到陈丙柱会说出这种话，他鲁大忠在这栋楼里真有这么好吗？领导真这样看吗？他感到茫然。陈丙柱还在盯着棋盘算棋。

“伙计，下呀！我这可是实话，咱这办公楼里要说有龙，你可算一条的，不过老弟，你的天生不足就是太认真，太死板，现在……难说啊！眼前要挨刀子的多了，像你、我这样年龄的人，都

是刀下菜。将!”

“那怎么办?”

“怎么办?不能太死心眼了,能上还得上,部队那一套不行,光凭本事也不行,这多少年的亏吃得还不够大吗?你得要——想——办——法!将!”

“可是,不成,不成。你想想,现在讲年轻化、知识化,我恐怕……”

“恁怎的?年龄是个宝,学历作参考,关系最重要。论资格,这办公楼里拉出来比嘛!老鲁哎!我并不是说这主任如何如何重要,可如果换个小年轻的当主任,马王爷三只眼,你我这老帮菜还不咋嗦?”陈丙柱把棋子猛一蹶,“再说,咱们革命几十年,为的啥?还记得小溪边倒下去的那些同志吗?你再看看现在一些小青年那劲儿。”

“可是,我、你都没有‘关系’。”

“可以创造啊!跟领导这么多年,找领导谈谈总比小青年好多了。注意,注意你的车。”

对方的老将仿佛射出了一颗带火的子弹,直扑他身上来了。他觉得肚皮上像穿了个洞,洞很大,没有血,他感到心里舒服多了。

“不下了,不下了,回家。”陈主任拍着手站了起来。

2

女人回来得早,还在梳妆台前擦粉,嘴唇涂得红兮兮的好诱人,不知啥时她弄了条瘦腿裤穿起来。鲁副主任觉得女人一下年轻了许多,精神了许多。他喜欢自己的女人,虽是老夫老妻,但总是不嫌不厌。他猛地扑过去,冲女人脸上玩命地看。女人不看,只顾往脸上扑粉。鲁副主任有点索然,对着女人肉乎乎的屁股,狠狠地就是一下子。

“憋来兮?神经病!”那女人怎么一下换了张脸,换成了机关秘书的脸。

妈×,怪了,她怎么跑到我的家来了?鲁副主任有点臊腥腥的,这是我的家呀!真是,这,这,邪乎得厉害。那女人站起来,像一尊全裸的泥塑,每个部位都丰满,每个部位都富有弹性,都



散发出一种无形的诱惑力。这女人身段不赖，会骚情，眼也勾人。鲁副主任皮毛有点发紧，像一个馋嘴猫看见了一条吊起来的鲜鱼，可是后面又站着个拿笤帚的凶婆婆。

“回来啦？”

鲁副主任一回头，发现女人站在后面，身上觉得更加不舒服，恰似一身冷汗过后粘在身上的湿衬衣。女人一点也不介意，笑咪咪地冲他扑过来。他觉得这样不好，秘书是秘书，女人是女人，不能乱来，而且三人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，啥作风。他轻轻地用手一推，活见鬼，女人气球一样地弹了出去，他觉得好笑，怎么女人像在太空一样，轻飘飘的一点重力也没有。他再回头看了眼女秘书，梳妆台前空空如也，女秘书像影子一样不见了。鲁副主任慌起来，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，明明看见女秘书坐在那儿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难道她会入土？梳妆台前高的，低的，圆的，扁的，画的，描的，像个小商店，什么奥琪，宫廷美、人参，光霜就是一小片；什么春娟香水，发乳奶液，女人永远是个秘密。女人笑嘻嘻地向他走来，他有意在女人手腕上掐了一下，证实一下自己是否在做梦。女人有点气，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“小乔，听老陈说市上要成立个 ZKJ 办公室，搞下一步机构改革。”他不知怎么就露了这一句。

“头有主了吗？”

“听说正物色人选。”

“赶快行动，机不可再失了！你想想这几年提了那么多货，这一改以后再想提，没有十年二十年的没门儿。别看这政改办是得罪人的窝，可是个决策机构。谁上谁下，谁升谁降，哪个撤哪个留，哪个合哪个并，它都得有个意见。”

“小乔，你这行动……”

“生命要运动，当官要活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二十三年你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坚持原则落了个啥？位子？票子？还是房子？孩子？”

“对党不能不忠诚老实，再说吃亏人常在，捣巧死得快嘛。”

“别他妈自己给自己宽心丸吃了，捣巧的谁死了？张三？还是李四？一个个肥头大耳，大腹便便，论德还是论才？工资和职务一挂钩，科、局长比蚂蚁都多，一局十几个人，一多半是局长。一说知识分子有津贴，一夜之间，都成了知识分子，职大、夜大、

函大都上来了，怕再过几年学前班也成了大专、中专的了。”

“鱼龙混杂，不能没有点怪现象，应该看主流，主流嘛……”

“主流？你怎么样？你是转业军人，革命化有了吧！炮校一年半比三个月的读书班资历长吧！机关工作二十年算专业吧！别的不说，就说这开会，按一月三次算，一年三十六次，十年三百六十次；二十三年八百二十八次，加上部队十七年，六百一十二次，共计一千四百四十次，这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什么会议没开过？我讲的不是你的份量和重量，而是你的质量，党性怎么样？革命事业心怎么样？你如果真是青菜一堆，豆腐三碗，我才不管你呢！革命几十年，结果老实吃了亏，日鬼歪三的却讨了便宜，这是啥样的主流？”

鲁副主任有点惊诧，他没想到女人会是真的认真了。这是哪儿和哪儿啊！这些问题是个人能解决了吗？应该说机关他比女人熟悉，也更比女人有发言权。女人的话使他感到高兴，也使他感到某种失落。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，他们过来了，但感情、认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立过。实际上他鲁大忠自己也承认女人有些话是对的，应该说女人是成熟的。鲁大忠，鲁副主任极力想在女人脸上找到一点二十年前的影子，特别是女人十九岁时的影子，然而他失败了。“嘻嘻嘻，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当兵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当兵的实在，忠厚直来直去！”当时她穿着青布祥鞋，劳动布学生裤，剪发头，还是个中学生。眼睛明亮得像一汪湖水，她第一次给他留下的印象像一个青色的橄榄。他们相爱了，她是一支歌，一片云，一团雾，一颗永远值得回味的橄榄。在那间简陋的营房里，在那膨胀着爱的空间里，他以一个军人的热烈，军人的勇猛，军人独有的爱的鲁莽，疯狂地吻了她，那是永远值得记住的一天，那是生命的凯歌，生命的重铸，雄性的展示，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与男人的世界。小屋当时容纳不下他们的爱情，在剧烈的震颤，在拼命的呼喊，在忍耐不住的狂躁，他们从此结束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相互模拟对方的历史。这之后，他去看那间营房，她也去过，他红过脸，她也燥热过。二十三年漫长的人生旅途，她以一个忠诚的妻子，善良的母亲，精明的管家，勤奋严谨的小学教师，平静而扎实地和他生活着，从未有过失落感，危机感，对立感。她也从未有过什么过多的希冀和对丈夫的要求。他鲁大忠感谢她，爱她。他把这种感谢转化为爱，并以此为心理基础，使



他们的夫妻感情像在炼钢炉中吹氧一样，燃点越来越高。可是这两年他发现女人变了，变得俗了还是变得实际了，他说不清。因为他心中的天平也在倾斜，在摇撼，也在经历着自我否定或肯定的痛苦。忠诚老实错了？勤勤恳恳不对？报纸、电台宣传的能人政治就是日鬼捣棒的玩意儿？机关搞组阁，搞责任制就是三亲四舅？他鲁大忠感到迷惘，感到困惑。是自己保守？还是思想僵化？难道他真的赶不上趟儿了？难道他真成了时代的弃儿？他不理解，他想拼命地追赶一下，来一次彻底地否定自己，跟上党前进的步伐，然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！撕毁过去的一页，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历史，就等于承认自己过去干的一切都错了，他没有这个勇气。他只同意女人的一个观点：在这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，官还是应该要的，至少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，不至于在后悔与痛苦中度日如年。他相信这是对的，换个日鬼歪三的人掌权，你看不惯又奈何他怎的？还不是干气？可是这走门子当官……他感到难为情，面对扑朔迷离的走门子，他只能望而却步，而且还有点生厌。市旅游局成立怎么样？肖舟通过他的哥们——一个省领导的公子，硬把旅游局从外办里割了出来，升了格，建了庙，结果为了争坐这庙里的神位，肖舟几乎脱了几层皮。七个常委提七个候选人，好嘛，马拉松，一放就是半年，这半年里肖舟和他的竞争者们在人力、物力、脚力、根力、心力上展开了持久战，这里边的甘苦，非当事者是体会不到其中之味的。跑遍大大小小的官门，折腰于大大小小的“好事”、“能人”之徒，怕这是最起码的脚力了。

“发什么傻？”女人觉察出他的思想在抛锚。

鲁大忠，鲁副主任迟疑了一下，他想批评女人几句，他没有理由，只要他张口，女人会有一千句话对付他，而且句句在理。有理有据，有名有姓，实在得一点水分都挤不出来。怨谁呢？根子在哪？

“把胸脯挺起来，要有点竞争者的派头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就不相信他们都是省长市长的贵子，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获得了这项专利权！”

听听，三句话不离竞争，竞争是什么玩意儿？标准是什么？

“你呀！就缺少精神，腰！腰要直起来。”

“对，精神，精神！”鲁大忠直了直腰，挺了挺脖子。

“嘿嘿，可是，可是……小乔，这光彩吗？再说这要来的……总是强扭的瓜不甜的。”

“得，得。什么要呀，强扭的？向谁要官？这叫向党要，要求为党工作错了？你当年要求参军，不是要，不是死气白赖，人家能收你？能给你发衣服发枪？要求进步这是革命意识的表现。还有我，不是你当年追得紧，要得急，我能跟你？”

“那时是打仗，再说也比较单纯，没考虑这么多。”

“那时如果叫单纯，现在就是保守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行动吧。”鲁大忠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喂，这就对了，你听我的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，要像你当年进这个城市一样，要敢字当头。在单位里你资格怎么样？水平怎么样？吃苦如何？能力如何？可是待遇又如何？”

人，难能可贵的是知道自己的弱点，可是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行，自己可以，自己比别人强，说实在的，他鲁大忠论哪一方面都不比别人差，虽然文化不高，这多少年来，工作上他不是一直在挑大梁吗？他靠的什么？忠诚、老实，不搞花架子，可是后来怎么样？一茬一茬的人走了，一茬一茬的人升了，他仍旧是副主任，哪个领导在他面前不是老鲁长老鲁短的，字写得漂亮，问题点得透，可是一到提职提薪，他就被遗忘了，难道他天生就是光挤奶不吃料的货？他当年冲锋陷阵和对待女人的那股劲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鲁大忠，鲁副主任在女人目光的咄咄逼视下，决定服从一次女人，去竞争一下什么妈×ZKJ的头儿。

“快，给我酒。”

女人从鲁大忠的目光中觉察到了一种默许默认的光，虽然那光里散射着几丝忧虑与悲苦，但他总还是转了个不小的弯子。

鲁大忠抱着酒瓶一仰脖子咕嘟嘟半斤酒下了肚。酒在他的胃腔里运动着，翻滚着，慢慢浸入他的血液，肌体，汹涌着，澎湃着，使他全身升腾、飘逸。妈×，杜康造酒醉刘伶，一醉三百年，我们这黄皮肤的民族，哪辈子和酒分开过？是酒哺育了这块土地，是酒浇灌了这块土地，这块博大深厚的土地里，哪一处不渗透着琼浆玉液？哪一处不散发着、滚动着酒的香味？不是酒他能和女人有那一次越轨吗？不是酒他能得到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吗？酒能醉人，也能成事，人不能太认真了，要七分醉三分醒，喝，喝！

女人向他走来，是一团絮，一阵清凉的风，一抹淡淡的云，



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，那脸，那笑，那身段，那所有的一切。他在这一切上耕耘了二十三年，读熟了这一切的一切，他把这一切比做土地，他懂得土地是厚重的，是不会辜负他的，他要为这块土地立誓，用汗水、心血和生命去浇灌她，培植她。他的热血奔涌，心潮起伏，他跳起来，想捉住女人，并重复一次二十三年前的狂热与激动，可是他怎么也动不了，瘫软如泥，笨如狗熊，女人却飘逸而去，像云，像雾。妈×，你是一块土地？我看你是一首混蛋的胡乱写的谁也看不懂的什么朦胧诗。上帝为什么要造女人？女人是祸？是坏水？是一切苦难与罪恶的源泉？我干嘛要听女人的？女人算什么？我一个山东大汉，应该有山东大汉的血性，女人算什么？

女人只是朦胧地含蓄地冲他笑。

“告诉你，我没有学历！”鲁大忠眼睛直直地瞪着女人，眼丝血红，眼神木呆。

“哈哈，你上过炮校。”

“那是培训！培训！”

“那就是学历！一年半，承认学历。”

鲁大忠脸色血红，青筋暴凸，他想扑过去，狠狠地教训女人一顿，然而他怎么也动不了。

3

窗外的小溪仍然汪洋恣肆，浩浩渺渺，把原来的溪沟深埋在浩瀚浑浊的洪水底层，一路呼号着向东流去。那涵洞前黑色的飘浮物簇拥着，聚集着，挤着，转着，漩着，争抢着要冲过涵洞，去追求那浩瀚无垠的自由世界。洪水缠成一股一股的，拧着圈，漩着涡，打着呼哨一个黑洞一个黑洞地向下钻。鸭们伸长脖子，在水面凄唤着，盲目地飘浮着。水边的沉积物是一带油光光的泥土，阳光照射着折射出的花花水影在楼壁上悠荡。水中的几根蒲叶尖，不停地震颤着，哀求着，像溺水人呼救的手。鲁大忠，鲁副主任缓缓地转过脸，他没想到平时温顺善良的小溪会一下变成这样，变得面目狰狞，凶狠残虐。二十三年前在部队时，他从未见过这种景象，他能来这条小溪边安营扎寨，是因为女人，是因为女人在那间简陋的营区房里，使他忘记了自己。二十三年，弹

指一挥间，可二十三年前的事却使他永世不忘。当时那些墙外的耳朵说他把花姑娘弄到房里给整了，说他把床板搞得嘎吱嘎吱地山响，于是部队就向他宣读了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于是他就卷铺盖卷儿了。那时社会上流传：“一个当兵的不是好东西，把人家大姑娘拖到麻地里。”他没有拉到麻地里，却搥到了床板上。他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冲劲，全身痉挛，颤栗，疯狂。她当时对他甜甜地笑，只是甜甜地笑，像仙子，不，是一团雾，一片云，一抹霞，一缕烟，一弯流水，一条幽谷。天在旋转，地在震颤，山在呼啸，血在奔腾，一切都是多余的，一切都显得灰暗，他就这样不自觉地向那条幽谷走去，走去，他当时的鲁莽、蠢笨、贪婪、不知羞耻，都在一个十九岁的姑娘面前暴露无遗。未婚先孕，他被贬了，贬进了这座大楼里，这成了他终生的缺憾，对戎马生活的失落，还是对女人的迷恋？他说不清。那时，这条小溪的水是清的，这儿的柏油路还没有修。溪口是一座弓形的小石桥，石头上长满了铁青色的水锈。他挽着女人，看流水，看夕阳，看炊烟，看归鸟，看水中的霞云，看霞云中的鱼戏。一张木板，两条长凳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，很美满。小桥下有他们欢笑的影子，小溪边有他们踩出的油亮小路。草绿草黄，花开花落，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“嘻嘻嘻，大忠，看蝴蝶，那花的是祝英台，黄的是梁山伯。”女人每每指着草丛说。“不，花的是你，黄的是我。”他每每这样纠正。“梁山伯真傻，我就不信他们一床睡觉，就不知道英台是女流？”女人每每痴痴地说。“就是，梁山伯要换成鲁大忠就好了。”他故意逗她。女人的眼睛这时充满了暖意，脉脉地瞪着他，样子很好看。

唉，想啥咧？扯淡，女人让干啥？让我去找学历。唉，啥学历哟，一个山东娃，目不识丁，当了兵，有了吃饭的碗，后又提了个七品芝麻官，可以了。当兵那阵，谁想过这些，那时只想肚子，肚子叫得难受，才想起吃粮扛枪，后来又知道拯救其他饿肚子的。他鲁大忠从来没想过当官，那时能不吃枪子就是好的了。党让他去炮校，他去了，没想到现在倒成了包袱。女人以前就催过，说有几块钱呢！他觉得有点丢人，为了几块钱去找学历，羞人咧，后来女人又说对提干有好处，他觉得那是炮校，对机关工作没有什么用，那大炮和钢笔能联系吗？再说是受训，他哼哼哈哈地拖了。可是现在还是女人赢了。女人说：在机关就要像在机



关的样儿，清高、超脱连一文钱也不值，而且还惹得不合群，不团结人，怪癖的称号。在病态的环境里生活，你的成绩在哪儿？你的贡献在哪儿？你的成绩越大，你的贡献就越小。因此，在机关不要太认真，太实在，要浮一点，要总览全局。女人这两年看的闲书不少，在家庭生活上也改革了不少。她主张要以毒攻毒，不管用什么手法，要学会滚皮球，皮球只有滚上去，才能造成空间差，落下来才能有弹力，才能反弹得高。

鲁副主任带着女人早已准备好的一沓“破衬”，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局，他感到有点昏眩，妈×，怎么走到宇宙局来了。

“莉莉，过来呀？”

“嘻嘻嘻，你真馋，像猫！”一个细嗓门拿腔拿调的女人背部遮住了鲁大忠的视线。

“妈×，晦气！”鲁大忠决定吓他们一下，便举起手狠狠地砸了几下门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出去，出去！”那肉头在转椅上笨拙地挪了下身体。鲁大忠眨了眨眼，他看清了这家伙年龄并不大，只是方头、方脸的造型使他显得块很大。他的形态像木工用锯子锯出来的一般，有棱有角。他的眼睛熠熠地闪光，左眼一个局字，右眼一个长字，他冲那出门的女人斜了一眼，旁若无人地又看起了桌上的几页纸。鲁大忠断定这家伙是故意在摆官架子。他的头恁大，在桌子上叮叮咚咚叩击纸的手指头像电筒一般，那样子有点像第二代机器人。鲁大忠承受不了这种傲慢，他想撤身走开。

“慢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得查清楚了再说。”

鲁大忠只得站定，目光落在方头局长还在捣鼓的那份《关于转发〈把干部输送一部分给外星球的通知〉的通知》上。那字闪着绿莹莹的光，个个头尖身长像三级火箭，变幻莫测地排列着。一张转发通知上面改满了字，主任把秘书的改了，二局长把主任的改了，一局长又把二局长的改了。“迷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秘书原稿就很好嘛。”方大头用电筒般粗的指头在桌子上敲击的频率越来越快。鲁大忠暗自笑笑，他熟悉这种机关文字游戏，机关有种说法：“材料是改出来的。”这句话说明材料不改不称其为材料。因为，几乎每位领导都有显示自己高明的心理要素。因此，惟一显示的机会就是改部下的材料。不改，在什么地方能显出自己比

部下高明呢？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航空技术培训中心，对现有技术干部进行更新知识的再教育，这个设想多大胆！真是一帮废物。”方大头冲他蹙了一下眉，“你知道宇宙局是干什么的吗？瞎闹！我们是为二十一世纪争夺太空设的十七级保密单位。既然是太空工作，就是上层建筑，因此，凡是升的问题我都管。”方大头顿了下，咧了下嘴，想为刚才的雄性之举表示一下友好的歉意，但他挤出的表情比哭更让人难受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用了我的空气怎么办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的宇宙局是不准随便进的。”

鲁大忠突然发现，这方大头不就是省上那个太子兵吗？妈的，当了三天半局长，就连爹娘也忘了，臭美什么？等我到 ZKJ 后，第一个砍的就是宇宙局。妈的，设哪门子宇宙局？中国十亿人口，八亿人不是还靠捅牛尻子吃饭吗？鲁副主任有点愠怒。“方大头，别他妈狗吃死孩似的红了眼，你怎么来的，怎么当的这个局长，爷清楚得很。”

“咦？你怎么敢这样无礼，方大头也是你这号土八路叫的吗？黄牌警告，要不然，我马上通知宇警或人格局，罚你一千宇宙币。”

“方大头，你不要当了三天局长连爷也忘了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鲁副主任知道在这些新贵面前，必须要有底气，要在心理上战胜他。

“你，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是隔壁的，真的不认识？”

“啊！你是从金星上来的？当然，当然是隔壁，是贵客。我们自古是个好客的民族，Hello.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.”方大头有点激动，扑上来抱住他拼命地在脸上啃了一阵，弄得他满脸是口水。“Sit down! Sit down, please. 先生，您来我们地球有何要求，生活还习惯吗？”方大头可能外语用完了，终于换过了味。

“我是找学历的。”

“Ok！你们外星球也兴这个？”

“我当年当兵吃粮，炮校学打炮鼓捣了一年半，说这也叫学历，可以抓起钢笔比做炮，专业对口。”

“Ok！原来你是冒牌货！”方大头口气一百八十度地转弯，不耐烦地抓过他的材料。“这个嘛，可以倒是可以，我们还得研究研

